

星期天夜光杯

2023年2月26日 星期日 第953期 | 新民晚报 | 首席编辑: 吴南瑶 视觉设计: 戚黎明 编辑邮箱: wup@xmwb.com.cn

祝新民晚报的
读者朋友们
春天开心!
冯唐
2023-2-18



“他出的书，我从来不看；他是什么样的人，其实我心里很明白。他是好样的。他从不说谎，做人实事求是，而且一点也不懒惰，非常勤奋。他什么都好，在我心里，他就是一个完美男孩。”冯唐八十多岁的母亲如是说。

最近，话剧《春风十里，不如你》即将在北京保利剧院上映，这距离冯唐创作的原著长篇小说《北京，北京》已经过去二十年。疫情三年，冯唐出了三本文艺书，五本管理书，为父亲写了一部长篇小说，叫《我爸认识

所有的鱼》。他办书画展览，开发小程序讲课，分享书籍，直播时，常常在镜头前自嘲“像我这样的半拉老头子”。

冯唐五十岁了，但依稀能找到他少年时的影子。

冯唐 春风里的诗人

◆ 闫秀



冯唐与父母

五十岁后的冯唐，曾有过两次流泪，一次是跟母亲有关，一次是跟父亲有关。

在读阿城《棋王》时，他突然哽咽了起来。他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。曾经有一次，他想要一本《辞海》，他弱弱地问妈妈，可不可以买。妈妈开口问，多少钱？他说，可能要五十块钱。妈妈说，哦，那是我一个月的工资。他急忙回道，那就不买了。可妈妈说，买书的钱不能省。

冯唐拿着钱到了学校，不一会儿却丢了。这是天大的灾难，他在学校里度过了漫长的一天。回到家后，默默地坐在那里，不说话，也不吃饭。妈妈便问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他老老实实回答。妈妈说，哦，没事，吃饭吧，吃完饭再说。

他却迟迟不动筷。妈妈问，你是不是还想要那个书啊？他点了点头。于是妈妈想也没想，就准备再给他五十块。但他却决定买缩印版，因为只需要二十多块。他至今记得，那本绿皮的《辞海》，看起来很累，但他很认真地看，一个字也不舍得漏掉，爸妈挣这七十多块钱不容易，他没有任何理由不把这些小字一一读完。

第二次哭是在录读书视频的时候。他想到自己的父亲。父亲

2

步履不停的三十年

“最长的一次不睡觉的时间是整整三天，六十八小时，没有合过眼，最后终于睡去，也才睡了十个小时的时候突然醒来，想到客户的文件里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处理，就急忙回到办公室，大概是睡眠严重不足的问题，在跌跌撞撞之间，自己的大拇指突然就被门夹住了，先是红的，之后变紫，过了两天，指甲盖全掉了。这只光秃秃的大拇指陪着我继续加班，熬夜。三个月后，新的指甲长了出来。”

最忙的时候，冯唐连剪指甲的时间都是一种奢侈。

可对于一个诗人和作家来说，他忙碌，流血，行万里路，阅无数人，给予了他创作的灵感。在麦肯锡之后，他又经历过两个企业大平台。那些年，在工作之余，冯唐压榨了自己所有的睡眠和假期，每周拼出100个小时，周末写杂文，年假写小说，喝酒之后写诗歌，职场二十多年，他笔耕不辍，产量惊人：出版六本长篇小说、两本短篇小说、七本杂文集、四本创作诗集、一本翻译诗集，还有两本管理类书籍。

于是，他有了奇特的双面生活：全世界飞的张海鹏，脱下西装革履，就是一位坐在垂杨柳厢房里读书写字的诗人冯唐。当年那个两平方米的小屋已经离他远去，他有了自己的四合院。唯一不变的是对文字的迷恋。他认为源头有活水，山涧间的山泉就不停地流。他有一百多本日记本，从小学记到现在，从未停止过。他

说，我现在还欠着老天三四篇长篇小说没写。

冯唐喜欢亨利·米勒。当年《巴黎评论》采访这位作家，问他平时是如何书写的。米勒回答，以这样或者那样的方式，走路的时候，刮胡子的时候，或者干着其他随便什么事的时候，其实在大脑在书写。那么等自己走到打字机前的时候，其实和转账差不多。

然而写书也是不够的。他逃不掉五蕴织盛的苦，所以寻找另一种脱离的方式——他开始写书法，画画。落笔成文、成书、成画。2017年，冯唐首次举办书画展，2018年，他曾经和荒木经惟合作，在北京举办国际书道双人展。2020年疫情前后的几年，冯唐也数次举办书画展，并且在展览上加入了元宇宙元素，展览地点也遍布了全国。这是他在写作之外的伟大尝试——做一个跨界艺术家。冯唐认为，艺术都是相通的，无论绘画，还是文学，都是美。“二者的不同，在于构成元素的不同，文学的基本构成是字词句，绘画的基本构成是线条和色块。但归根结底，都是对美的追求、表现和沉醉，和恋爱一样一样的。”

除了小说，他的艺术，他的人生哲学，仿佛都呈现在了他的书画作品中，有空，有色，有耽美。在展览现场，有女生对着他的作品拍照，搔首弄姿，也有女生对着他的画流泪，然后从包里掏出笔记本来，默默地记下画里那些冯唐曾写过的诗句：

这样看你
用所有眼睛和所有距离
像风住了
风又起

3

五十岁后

一辈子不积累任何东西，身上从来没有超过一万块钱。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：天亮了，又赚了。2016年11月13日，在母亲生日当天，父亲去世了。得到消息，冯唐洗了把脸，准备赶去机场，洗着洗着，眼泪大颗大颗地落在洗手间的地板上。那一日，他来到父亲一辈子给全家人做饭的厨房，拿了一把平日常用父亲做菜的刀，想作为一个永久的纪念。然而，父亲走的那天，在母亲面前，他始终强忍着泪水，更没有让任何人看到他哭。

这一次，当他独自对着镜头时，他将自己的眼泪留在了网络上。人到中年，不知是变得更脆弱，还是更坚强，但流泪，对冯唐来说从来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

很多人对他有一种错觉：以为冯唐的一切是从天而降。但若是了解他的过去，就不会嫉妒他的现在。

冯唐的朋友，都知道他是一个单纯，干净，甚至有点笨拙的人。直到最近一年，他才学会使用微波炉，煮饺子以及叫外卖。他永远守时，永远谦和，永远抢着买单，紧张的时候结结巴巴。早年，他的新书上市，在图书馆做签售会，上千位读者排队找他签名，他紧张到额头微微出汗，每一本

书签过名后，他都是双手递上，然后又双手合十表示感谢。他对每一个人都是如此。

五十岁后的冯唐，还做了一个人生中的重大决定——主动离职成为一位自由诗人和作家。

为什么“跨界”玩起了书画？在冯唐眼里，很多事情同时做，彼此之间却能彼此滋养，写作是一种表达，内容是生活经历中获取，创作总归需要源头活水。越经历，越智慧。他尽量让自己经历更多，接触AI、元宇宙、ChatGPT。何况自己有时候需要换换脑子。曾经在职场中修炼出强大的时间管理能力和自律习惯，延续在如今的状态之中，反而更松弛和自由。

无论在何处，他内心深处永远守着一个“春风少年”，从未忘记文字之美，从未忘记青灯黄卷。当然他也从未忘记初心，本一不二。

四十多年前，夜幕之下的北京南城垂杨柳，老树不语，却能读懂少年冯唐的诗：

我把月亮戳到天上，
天就是我的。
我把脚踏入地里，
地就是我的。

那时候他才九岁，就已经是一位春风里的诗人了。

1 被唤作“张海鹏”的那些年

“老妈，您觉得自己最幸福的地方是什么？”

“差不多人人都爱我。”

“您觉得钱好吗？”

“钱是万能的。”

“有什么钱做不到的东西吗？”

“没有。”

“您余生还有什么理想？”

“要有个自己的庄园。”

这是冯唐和老妈对话的日常，他将视频发在了网上，老太太顿时变成了网红。这位有着蒙古血统的母亲，永远特立独行，永远热气腾腾，自带草原后裔的豪放气质。用冯唐的话讲，就是“彪悍，大气，茂盛”。

每次开家长会，听到公布成绩的老师念完儿子的名字后，椅子没暖热，她便趾高气扬地在人群中提前离开了——她的儿子永远是第一名。每每这时，周围的同学总会发出希斯科利夫式的感叹：这个小黑孩儿，到底是哪里来的？他的书桌抽屉里永远藏着小黄书，却也能次次考第一。这样的孩子，是邪恶与明亮并存？是荒原上生出翅膀的黑马？

冯唐的父亲是位在印尼出生的华侨，十八岁才回到中国。父亲性格淡然又沉默，与母亲是两个极端。几十年如一日，他买菜，做饭，看书，钓鱼，并且认识所有的鱼。放学时，每每听到楼上有书包叮叮当当的声音传来，他就抓紧把菜下锅，等儿子进门，正好菜上桌，因为这样的菜有“锅气”。父子之间话很少，每次见面不过是：吃了没？要么就是：吃饱了吗？

人身上总有自己父母的影子——所以冯唐注定是个矛盾的综合体。在他被唤作“张海鹏”的那些年，黑黑瘦瘦，一米八一，一百零八斤。

一个月的生活费一百块。有时候买一套古书，大半月的伙食费就没了。可他又太爱读书，总想买很多很多的书读，又一边想着如何去省钱。当身边的同学沉浸于血统纯正的古汉语经典和中国现当代文学时，他则早早翻开了英文原版的D.H.劳伦斯，读亨利·米勒，读《金瓶梅》，还有金庸。

在北京城春夏秋冬的轮回中，少年冯唐夹着一沓方板板，厚重沉沉的教科书，奔跑在学校、食堂、家之间。他有一间两平方米的小屋，小屋小得不能再小。一床，一桌，一椅，两墙书，便构成了这个小屋的所有。在小屋里，他反锁上门，拉上窗帘，睁开眼睛，却能在大量画满方程式的草稿纸上写出诗来，这是一种天赋，对此他深信不疑。

要么做题，要么读书，要么在有风吹过的夏天里，看着窗外女生的长发轻舞飞扬。十七岁时，他在自己生平第一部长篇小说《欢喜》里写道：

“我们就像拉磨的驴子一样，两眼被什么蒙住，兜着一个地方转，只知道拼命向前，却始终逃不出这个圈子……”

最终他还是逃出了。十八岁那年，他考上了中国协和医科大学。为什么要学医？起初，理科生的他对数理化和工科全都不感兴趣，也无意去学文科专业。于是，这位考试永远全班第一的张海鹏同学，用了排除法选了自己的专业——他考上了最好的北京协和，选择了协和最强的科室妇产科，又从妇产科的大牛——中国唯一的一个妇产科院士——郎景和。

医学院整整八年的苦学，他认为自己的“青春被人为地过度延长”——这个经历，之后被他挥洒着茂盛澎湃的文字，写进了小说《万物生长》里。